

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二十九

陳子龍卧子 徐孚遠闇公 編輯

華亭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勒貞

吳嘉胤繩如參閱

鄒中丞奏疏

疏

鄒應龍

貪橫廢臣欺君竊國疏

論劾嚴氏

臣竊惟 朝廷之優禮臣下何其至哉貴以崇爵富以厚祿以榮其身以潤其家足矣然未已也猶恤其

私而廢及其子若孫焉、復爲之崇爵厚祿視其父祖
亞焉、朝廷之優禮臣下、何其至哉、夫是則爲之臣
者、正宜夙夜匪懈、雖捐糜其軀、猶不足以仰答萬一
也、而況有貪橫欺罔、靡所不至者、可不爲之切齒痛
心也乎、此臣所以不避鈇鉞、而敢披瀝于 君父之
前也、切照工部左侍郎嚴世蕃、本以父官得承 簡
命、歷陞清要、位貳冬卿、朝廷之優禮也、可謂至矣、
爲世蕃者、臣不知宜何如以報 朝廷也、夫何頻年
以來大肆身謀、蔑視國法、臣不暇一一悉數其罪、謹

擇其尤者一二以瀆 天聽、夫爵賞者 朝廷之典

也、臣下惡得而私之、然世蕃則視猶已物、廣致賂遺
每一開選、則某官銀若干、某官銀若干、至于陞遷也
亦然、某缺銀若干、某缺銀若干、羣衆相競、則價值轉
增、蓋未有不遂其所需而可以自然得者、試舉一以
例其餘、往年吏部稽勲司缺主事、凡資格相應者、悉
就而謀之、如羣兒爭啖一餅然、于是世蕃之門紛然
如市、有刑部主事今告病、禮部祠祭司員外郎項治
元者、本爲富家、必欲得此、乃增至一萬三千金、世蕃

此時便爾羣氏執固政

以賄成者數年可慨也

家人嚴年爲之通送竟陞吏部主事人以所賄之數有符昔之富民沈萬三者乃以沈官兒呼之士論囂然醜聲日甚本官尋以抱憤抑鬱遂告病去夫京官之陞轉未必盡此輩也然此輩不終無也夫是以往歲河南道監察御史今陞河間府知府張九功條陳時事有謂吏部舊用千金今則增至萬金者蓋指治元而言之惜乎不明言其姓名而公論至今惜之爾今歲三月揀選官員有舉人潘鴻業者欲得山東臨清州知州自攜八百金乃稱貸在京冒人一千五百

金託中書嚴鴻以二千二百金送世蕃、竟除此官、于是宰執大臣多有面斥其非者、鴻業則惶恐自失、事遂露于同儕、夫有司之陞授、未必盡此輩也、然此輩不終無也、竊念京師借貸、利半其本、如此官者、計速償已不下三千金矣、奈何不取之民而誰取乎、夫卽此二事觀之、則餘可類推矣、不特此也、每遇歲時及父子生日、中外各官俱有餽贈、遂爲定例、略不見疑、然則世蕃父子所蓄、可勝計哉、以過送之人言之、有轎夫牛班頭者、有家人嚴年者、有親識中書羅龍文

者、有伊子中書嚴鴻者、此輩固多、而此數人則其尤著者爾、然數人之中、嚴年尤甚、蓋由主人勢焰熏天、故彼自爾尊重、以鶴山爲道號、與士夫相往來、歷年贖貨、何止百十萬金、往歲大學士嚴嵩生辰、彼則以數萬金爲壽、夫家人之富如此、主人當何如耶、又有極惡家人嚴冬者、今在南京揚州儀真等處、用強奪買人田產數十處、每處價可數千金、賣者價銀纔得十之四五而已、剝取民財、侵奪民利、如此類甚多、昔人所謂敢怒而不敢言者、其斯之謂與、夫世蕃贖貨

欺 君不忠甚矣然猶有可議者往值母喪例應回
籍荷蒙 皇上軫念伊父耄年老 綸音留以侍養
命其子錦衣衛都指揮僉事嚴鵠送喪夫爲世蕃者
猶當比例陳情以盡子道可也夫何一聞成命遂喜
不自勝蓋彼自知所爲不道惟恐身去被人指摘且
縱淫偷安已久亦不任行路苦辛應酬倥傯也故肆
然家居明示謝客暗通賄遺姬妾滿前酣飲竟夕今
一目已盲而儉心不悛昔人謂求忠臣于孝子之門
者臣敢必其不可得矣然猶縱子鵠沿途取索郡邑

爲空恣意鞭箠。民生塗炭。此其爲心何如也。夫今天下水旱頻仍。倭虜未服。民窮財乏。難以措置者。正由世蕃父子貪淫過甚。爲官者勢必剝民脂膏。空人皮骨。以奉彼之欲。以償已之費。而後已。夫是則民奚以不貧。民貧則國奚以得富。去歲因天旱奉旨斥貪。墨荷蒙皇上聖明。所斥降者凡數百人。而此賊實爲罪首。反不與焉。何則。彼父子積威所劫。天下畏之。如虎狼蛇蝎。且黨類布列。捭動掣肘。言之自取禍階。故人不敵及之耳。比臣待罪行人。原無言責。今蒙

上宗時嘗有句不早言之駭故上曰先時無此言
聖恩擢以言官尚何愛惜一死而緘默苟容以負

皇上以負 祖宗乎叅照工部左侍郎嚴世蕃本以

鄙夫謬膺蔭秩不思奉公盡職顧乃罔 上行私明

開請託之門汙同狗彘陰塞忠良之路狠似豺狼項

元治一主事也乃受金一萬三千則陞京堂者所獲

之多具見潘鴻業一知州也必用金二千二百則轉

方面者所費之數可知任中書羅龍文爲腹心自目

之曰此吾弄臣是 朝廷之官輒敢玩侮聽家人嚴

年之主使人稱之曰鶴山先生是童僕之賤亦爾尊

榮一歲而生日禮節序禮各臣之解送魚貫珠聯一季而茶果儀問安儀各處之餽遺斗量車載遞運珍奇寶貝水陸絡繹無休道路爲之長嗟奪占田地房屋左右侵凌未已士民付之一嘆錦衣玉食僭擬王侯作福逞威權傾中外生民之膏髓剝歛無遺時事之艱難坐視罔恤居喪無禮教子惟貪不孝不忠大姦大惡故天下雖婦人小子亦願齧其肉而泄其憤懣之心然內外有文武百官莫敢指其名而數其欺罔之罪此臣所以切齒痛心而冒死以瀆天聽也

再照大學士嚴嵩致位首相受國厚恩植黨蔽賢何有廊廟之度招權納賄寔同市井之爲庭訓無方官常失職戒之在得甘背先聖格言專擅選官輒犯

天朝明律此其罪當首論者也錦衣衛都指揮僉事嚴鵠叨朝廷之冠裳藉父祖之威勢視祖母喪爲奇貨一路恣意需索郡邑因之罄囊逞錦衣官爲近臣百官極力承迎豪傑爲之喪氣此其毛頭鼠輩亦敢狐假虎威罪當併論者也如蒙皇上俯納臣之

愚忠洞察逆黨如果臣言不謬將嚴嵩等或姑令退

休、或加之顯罰、或斬世蕃之頭、懸之藁竿、以示天下
萬世、爲臣子不忠不孝者之戒、則天下之人、有不稽
首稱快、仰頌 聖明者、未之有也、如是則羣黨可以
漸除、善類可以日進、官清則政善、政善則民安、國用
有不足、四境有不寧 聖化有不隆盛者、亦未之有
也、如或臣言不實、則願斬臣之首、亦懸之藁竿、以謝
世蕃父子、以爲天下萬世言官欺誑者之戒、則臣雖
在九泉亦無恨也

林中丞奏疏

疏

林潤

申逆罪正典刑以彰天討疏

論刻嚴氏

臣聞君親無將春秋誅意故亂臣賊子天下之所共誅幽明之所同情也臣近因嚴世蕃羅龍文罪惡顯著敬陳其概上瀆宸聞仰荷聖明洞察專委拿送臣感激就道馳赴九江凡所經過府州縣及江西境內之民聞風聚觀歡呼鼓舞若出於湯火之中而躋于春臺之上又莫不舉手加額祝曰聖天子爲

民除害造福誠願萬壽無疆臣因備詢其事始得逆

狀之詳、竊思世蕃之首惡雖拿、而餘黨猶未解、禍根
猶未絕、人情洵洵、尚慮其後、此臣所以切齒痛心、不
避斧鉞而再瀆 天威、伏惟 陛下少垂鑒焉、切照
逆犯嚴世蕃罪惡滔天、積非一日、而近時不法之事
又非一端、任彭孔爲主謀、任羅龍文爲羽翼、任惡男
嚴鵠等家人嚴珍二等爲爪牙、窮克極欲、無所不至、
在省城已占倉基、而又併吞宗室之府第、在袁州已
占官地、而又侵奪平民之居房、改祀 聖之寺以爲
家祠、鑿穿城之池以象西海、其直欄橫檻、峻宇雕牆

巍然朝堂之規模也、袁城之中、列爲五府、南府居紹慶、中府居紹康、而嚴嵩與世蕃則居相府、廊房迴繞萬間、店舍環垣數里、招四方之亡民、爲護衛之壯丁、森然分封之儀度也、總天下之貨寶、盡入其家、傾天下之庫藏、莫比其蓄、世蕃已踰天府、諸子各冠東南、雖豪奴之嚴年、謀客之彭孔、倚勢而作威福、家資亦稱億萬、閭閻膏腴、剝削殆盡、民窮盜起、職此之由、從古以來、未有以擬其貪、而彼方揚揚誇于衆曰、朝廷有我富乎、粉黛之女、列屋羣居、所衣皆龍鳳之絹、

所飾盡珍珠之寶、張象牙之床、圍金絲之帳、朝歌而
夜弦、左斟而右舞、宣淫無度、汗蠟網常、從古以來未
有以擬其奢、而彼又揚揚誇于衆曰、朝廷有我樂
乎、養家丁已踰二千、納亡叛更倍其數、以造房爲名、
而聚四千之衆、以防盜爲名、而募數千之兵、精悍皆
在其中、妖術並收于內、且則伐鼓而聚、暮則鳴金而
解、故有嚴珍一則窩藏強盜、而白晝行兇、如郭宜三
劉相誼、洪斗文、攀錦段、回鍾福秀等百十餘人、明稱
嚴府官舍、出沒于湖廣江西之界、打劫無忌、近有萍

鄉縣張恭入之家，則被其殺死男口，淫汙婦女，有瑞州過客况巧兒，則被其戮死性命，劫奪財物，此則袁州府已擒獲三十餘人，招申兵備道可證也。有嚴壽二則陰養刺客而昏夜殺人，壽二與胡龍之妻何香兒稔姦，遂令勇士刺其夫而拐其妻，此則分宜縣訪獲成招監候可証也。或奪人妻女而致其孤寡者，則有嚴艮一占周龍一之妻，嚴艮二占易通秀之妻，嚴思一占易江之妻，嚴來童占鄢艮六之婦，或受人投獻而毆傷人命者，則有嚴和鳴之傷鄒均重，嚴鳴鳳

之傷黃質練嚴樊之傷任良謀嚴瑞朋之傷鄒公顯
或奪人田地而負累賠糧者則有嚴富之騙陳寶也
有嚴景八之騙孔源也有嚴臻富之騙彭栢也有嚴
進壽之騙鍾發聲也有嚴琴之騙楊宗像也有嚴珍
之騙郭寓也有嚴七之騙鄧承勣也有嚴積之騙彭
槐也或奪人之房基而指價不與者則有被嚴係之
害者李三元也被嚴思之害者崔元二也被嚴勤之
害者王鎧也被嚴珍之害者黃袞也被嚴二漢之害
者林紹新也被嚴仲一之害者彭述古也被嚴富二

之害者、蕭珠也、被嚴良之害者、張文耀也、被嚴志之害者、朱寶王鑾也、被嚴珍二之害者、楊允積陳子良也、凡此皆世蕃之黨令、彭孔之主謀、敗露者已如斯、而陰秘者又不知其何限也、告發者已如斯、而懼勢含冤者又不知其何限也、結斷申詳者已如斯、而把持抑案不行者又不知其何限也、袁州府一衙門間理者已如斯、而在別衙門者又不知其何限也、自四十二年十一月起至四十三年四月止、半年之間已如斯、其餘臣所不及查者又不知其何限也、臣竊思

宸濠逆謀之初，亦不過招納賊首，誘致姦人，受獻田

其後卽命林仲御耕沒

產而已。今世蕃之不法，揆之于逆濠無異。故今日民

其家先是報效巨萬，其然嚴氏不無隱匿流散必

苦于蕃，殆甚于當日之民苦于濠耳。且江廣閩楚山

欲追比如穎江右之民不能無累於是恨嚴氏益

谷之賊，垂涎彼家積貲蓄威觀釁，蓋未嘗一日忘也。

深矣

是在江西隱憂不在世蕃則在山賊矣。况世蕃包藏

禍心，已著於在朝之日，臣又請而實之，伊藩與樸焉

懷異念，今籍沒其府，則有咒咀之詞，又有九五當乾

之牌，見貯河南布政司，是伊藩不軌之迹，甚昭彰矣。

然其陰結於內者，實世蕃也。世蕃受典樸賂金十餘

萬而主其謀故典模敢逞其狂背之志及聞世蕃問
遣典模之望已孤遂差樂工三十餘人至其家倒贓
回至吉安地方俱爲世蕃計殺此中外大小臣工之
所共明也故臣前論伊藩之疏有曰托交竄逆之門
數萬通神陰扶默助蓋已指世蕃而言矣是世蕃之
陰結典模又何異于錢寧臧賢之交通宸濠乎幸賴
聖明英斷早發典模之姦先逐世蕃于外以消隙寢
邪於未萌不然則內外夾謀雖萬不能爲宗社之憂
而中州之民恐亦無噍類矣然則世蕃在朝之日荐

沐厚恩。猶懷異念。況今怨望于罪迹之時乎。況今不法之迹。又昭昭如是乎。是世蕃居朝則爲寧賢。居鄉則爲逆濠。以一人之身而總羣姦之惡。至于敗壞士風。流毒善類。紊亂紀綱。斷傷元氣。則又羣姦之所無者。臣謂雖赤其族。猶有餘辜。豈特止于一身而已哉。臣又反覆思之。嚴嵩又惡得無罪。孔子謂事君之道曰勿欺也。嵩獨不聞是訓乎。夫嵩位極人臣。寵絕百僚。以義則不可欺。以恩則何忍欺。而嵩顧公然欺之何也。自世蕃問發雷州。並未赴伍。僅居南雄二月而

返南雄去雷州三千餘里而抵袁州則數程耳。嵩於
往歲乃敢朦朧奏請量移附近衛所。夫近已莫近于
家。不知更又移何處。未赴伍而求改移。既在家而復
請乞。斯疏一上。物情俱駭。嵩獨不顧愆意行私。茲非
嵩之欺。陛下乎。旣而伏蒙 聖旨云嵩有孫湯看
待此恩已特是。陛下辭婉而意嚴。真明見萬里。亘
古莫及矣。嵩又恬不爲怪。仍復容留在家。以 明旨
爲不足恤。以國法爲不足遵。惟知有私恩而不知有
公義。茲非嵩之欺。陛下乎。近奉旨拿問。有伊孫冒

功濫任錦衣衛指揮嚴紹庭在京隨差家人走報只二十餘日卽抵袁州嵩一間報又遣世蕃潛遁乃躬謁兵備有司囑之曰小兒在家自不隱今回文只云老夫有不起之病令其回家旣次日度世蕃之去稍遠又遣其姪袁應樞囑之曰但回云向在該衙門並未回家各官乃應之曰無病而謂有病已不敢誣弃伍而曰在伍畝能當罪是衆昭昭然尚猶粧飾無忌茲又非嵩之欺陛下平向日在朝嵩猶諉曰以一身供奉皇上家中之事難以盡知今在家矣世蕃

朝夕與俱矣、訴冤哀泣者、聲徹穹蒼、嵩亦曾聽聞矣、
有司受詞數千、爲之問理者十之一二、其餘盡送與
嵩、嵩亦檢閱其詞而處分矣、然則世蕃之惡、嵩猶謬
於不知、臣未之信也、夫旣知之而又縱之、不特縱之
而又曲庇之、此臣所以反覆思之、謂嵩不能無罪也、
故敢披瀝血誠、以極忠悃、而併鳴于 君父之前、伏

乞 聖明詳察、敕下三法司會同多官、將臣所奏事
件逐一查究、如果臣言歷歷可據、願將羅龍文嚴世
蕃處以極刑、碎肉梟首、圖示天下、以洩神人之憤、嚴

紹庭併提查革、仍乞遣忠直剛正素有德望大臣一員、領敕前去、會同江西撫按議處安輯、將彭孔明正典刑以謝萬姓之怨、其無賴家人與招納亡叛之輩、尚有數千餘人、則設法解散、毋貽地方之患、其家則不啻千萬萬、則籍沒輸邊、且以杜姦賊窺伺之心、巡軍嚴鵠等與家人嚴珍一等、則提問如律、基地田產、應還官者還官、給主者給主、原占妻女、曾否給配、原負稅糧、曾否豁分、今袁州一府四縣之田、七在嚴而三在民、在嚴者皆膏腴、在民者悉瘠薄、在嚴則槩戶

優免在民則獨累不勝、臣聞百姓苦楚難支、逃散流
離者接踵矣、併乞行議處、如近言官所請限田之制、
限制之外、悉與百姓均差、以蘇困疲、仍出給告示、聽
民赴理、一一俱爲處分、毋畏強禦、要在民茲、豈特地
方一時之幸、實宗社無疆之慶也、其致仕大學士嚴
嵩、伏乞 聖明裁斷、少加切責、以爲人臣欺君之戒、
臣僻遠孤寒、感激知遇、糜軀圖報、乃其素心、銜直沽
名委所深耻、此犬馬之微忠、實神明之共鑒、謹此干
冒 天威、臣無任忠憤激切之至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三十

宋徵璧尚木 陳子龍臥子

華亭

選輯

徐孚遠闇公 李 雯舒章

董雲申士開叅閱

宗子相文集

書

宗 臣

報阮督學

禦倭練兵

自島夷入寇吳越殺戮焚掠數百里爲墟。今古至變。謀臣策士徵兵集餉。非不風馳雲湧。至盛也。相持四

載曾不得志于一戰。乃反損軍折將。重爲島夷觀笑。何故哉。僕則以爲不土兵而客兵之禍也。往歲吳越守臣初上夷變。主上覽書大怒。下策庭臣持議者以爲夷人如風雨飄忽。吳越人懦弱不能持戈。不足恃。唯調他方勁兵往剿。可期而禽。遂使侍御史曹郎出選山東兵八千往授司馬司馬渡江招兵。廣陵二千石以下朝夕供帳。具散牛酒金帛勞士。日糜二萬矣。夫揚一郡耳。自齊抵越涉三千里。凡經幾大郡。則所糜何計哉。抵越一接戰。輒墮夷計中。枕籍如山。餘

者望颺潰走。當是時僕在海上。見潰卒幾千人。往往

從海上意氣而北。不惧也。是安取客兵哉。夫島夷與

中原之寇異。往歲師寇起河南。大軍一出輒剿。已勦

長一書補此客兵之所畏。若無見持。

即勒部散去。此宜于客兵者也。迺島夷者如魚鳥之

統之耳。

在江湖。林木出沒聚散一瞬。千狀其勢難。以盡剿。唯

來則禦之。去則守之。是爲至計。即使客兵盡勁。可恃

亦何能使之操戈萬里之外。爲我禦夷哉。護戎將軍

所率萬人。日夜走萬里山谷間。抵越其所。靡不知其

幾矣。而吳越連歲苦餉。旣已竭。江南租帑不足給之。

皇明經世編

宗子相集

卷之二

平露堂

且田疇罷耕者什五有司急餉苛征徒爲夷益衆亡

益也昔項羽勒吳中子弟八千渡江長驅天下彼豈

非閭閻編氓而與今吳異稟哉士無論強弱唯其練

保至而越兵強則強弱並有定

敵亡論衆寡唯其氣爲今計者唯練士倡氣之策總

戎責之監司監司責之二千石二千石責之邑史鍛

戈矛嚴行伍信賞罰行之而士不勁者一世無之誠

得海郡士盡勁亡論今變可彌即他時夷來亦何恐

也且又亡大費越中人往上官夷畏寧紹不敢闖疆

益寧紹人各各家海上不鬪則失其居夷來輒併力

持刀格夷夷輒敗去。夫嘉湖寧紹相去不數百里豈
強弱頓殊哉。邇者主上忿師久無功。詔捕練戎司
馬罷謫大中丞以下數人。諸臣受大托而徒擁烏合
之衆。以冀成功。僕固內知有今也。此中傳言各道兵
日益解散去。護戎者俱不敢問。彼其暴露草莽久矣。
且腹空無糈。又安能留之。故僕以爲罷各道兵而日
夜練吳越者甚便。今楊公新拜命。且明公雖總文事
慷慨戎機。當得朝夕見胡。不以此陳說楊公之前而
贊翊之。僕蓄此衷長遠矣。睹于近事益忿。不敢以聞。

楊公而爲明公一陳者。知明公者楊公之所取信。故假胡公以信鄙言也。亦唯明公有以教之。

報子與

閩寇

累奉遠牘。知足下之爲閩慮至深也。前使者以軍書至。僕即進言督府。即傳檄汀兵還汀矣。督府雖罷遣歸。猶欲立之帥長亡事。則農有警。即舍耒而刃。僕因極言汀不可一日亡兵。兵餉復置。乃云非即欲餉之姑羈之耳。且言二千石善爲理也。足下其竟如何哉。武平報山寇復起。信有之。則汀何恃焉。吾輩旣不能

長驅中原飲馬河洛乃使持戈負矢周旋羣醜羞談
之矣海寇大都多華人華人狡善給夷福清之陷也
蓋華人先其夷於睥睨間守睥者覲其夷也遂驚而
逸既陷華人乃又先之給夷以獄此帑藏也夷遂呼
其類數千人開門以入見其纍纍然繫者以爲守帑
卒也詰帑金何在不得則縛而刃之乃華人已羣入
藏中負其數萬金走矣夷窮亡獲遂環山而掠即敗
絮腐糈亦喜而內之囊中人言此何究而貪也不知
華人負之矣及其敗也其俘咸夷華無一夫被創者

華人亡論負其國。乃又負夷。今且各持其金。驕其妻子。沽酒啖肉。嬉遊閭巷矣。此何稱編氓哉。爲今之策。先策華人。夷可不策而定。不爾者。亂無已時也。而策華人。即僕亦罔知策所從出。足下謂勿詰其澳商者。誠是也。但今之漁商者。有司何能詰之。詰亦亂。不詰亦亂。其意以爲漁商者。猶勞且費也。不澳不商。不勞不費。持大刀走數十里。便可得黃金數斤。狎美婦人數十。揚揚而去。我兵畏睨。豈不愉快得意哉。此華人之策。即蘇張復出。不能移易之矣。而欲一有司召號。

之僕固知其難也。假使諸葛司馬諸君復出。不知亦作何狀。足下所使代謁督府者。僕命之察之。羣屬咸無一人至者。惟足下裁之。

記

西門記

福建省城

戊午四月既望。余至自汀。是時都御史阮公被逮北去。島寇直犯閩安。省中人惶急走而諸大夫日議守城事。遂以余守西門。城凡七門。而西門者。平原橫塘南臺之所取道也。先是有司悉部勒諸父老子弟守

者不得入於是城外薪穀日以萬石塞門矣城外人
食城中者不下十萬城守凡五十日而斗米不增一
錢蓋以多故而議者謂城外民廬逼城者恐城至焚
之以攻吾門於是凡有廬而近者輒命焚之烟裊裊
四起廬者還泣不止也余則止西門之外之廬不焚
今有○冠○未○至○而○移○粉○自○擾○者○何○也○
曰冠至五十里爾其自焚吾不忍爲爾焚也其有對

于城側者議者恐冠至登對闕我於是下伐木之令
護戎者持斧環城伐之至西門余偕護戎出視棗百
株梨百株垂垂實矣護戎請斧余止之曰毋伐即冠

至何能登此柔翰哉。凡城不屋其上，而闔城則屋蓋其城，故於沙不屋，則雨浸善壤，而議者謂城而屋不，便擊寇也。於是每楹輒毀其一路，寇至則立之屋上，擊寇，余笑曰：兵不能雄之行間，而能雄之屋上哉！且一雨而千楹何恃也？遂止不毀，而外郡以援兵至，凡三千人，咸余所部兵也。余令護戎日督之野習射，夜則分屯之堞間。五人一甕，十人一人下堞取薪，不取薪而下堞者以軍法論。以是兵戢不擾，而邵武部兵之出守西夾江也，至則咸病臥村墟中。余命楊生急

馳而人劑之遂起。是時寇已陷福清。福清人攜孥息至者。日以千計。而鎮東之於清福近也。寇旣去。復攻鎮東。人善守。以故不可拔。別分一寇。寇與幾拔。會當事者提兵至。遂解興之圍。而寇之寇泉也。巡臺被戒。督守遂解去。往往出游。兵伏擊。有所俘獲。以歸。當是時。興泉之寇已南。而鎮東者尚屯海上。意揚揚甚也。會督府馳至。則檄兵數千連數十大艖。要之。寇輕伐。輒駕大艖逆我。而我兵奮怒。弩鏃亂發。乘風大呼。寇艖反出。其下遂大肆擒獲餘者。沉之海中。捷至。悉罷。

諸所守陴之卒與外兵入援者余亦解榻還著而父老羣然則余泪下霑衣焉時五月二十三日也余懼往事放失無以詔來遂書而存之

七月西征記

督遣粵兵

戊午五月海寇既平於是悉罷諸所入戍者先是粵兵三千以丁巳十月徵至戊省中督府至函下采金牛酒勞之已而寇至檄其徃不徃也匿之民間而督府既已檄閩兵勦賊歸矣於是粵兵慙會其酋長以千金爲其二子取婦欲去遂日夜請之督府督府業

已厭之因請上罷去而檄余督之西時七月六日也
故事客兵餉金咸頒之酋長酋長輒匿其半而半給
之以故任其掠不問余於是召其酋長蹕之庭誠之
曰而提三千人食我四萬未聞其逐一賊也若後匿
羣酋金任其掠者吾且縛而千金婦致之闕下於是
酋長大惧出則嚴戢其羣毋掠金至延平聞其不掠
也輒又厚遺其酋長牛酒是時汀守徐君使使來問
粵兵狀余報以尺牘其詞曰歸自建安則有護軍之
檄矣其人咸虎而戟日夜繩之僅不掠塗然亦其塗

之人徙其鷄犬孺而內之他所故免足下幸傳檄
塗居者毋縱鷄犬不收毋不能一時去其孺以爲
護軍使者憂也再二日至將樂羣酋之至也咸舟至
將樂則陸是時秋炎羣酋畏炎不日馳而夜馳余與
之共馳輿不鷄鳴不停也蓋十日而至石牛石牛去
汀百里其地故有塾云塾師聞羣酋至輒匿之山中
而獨畱其學子而髫者守笥酋睨其笥不知其書笥
也持刃劈之見其爲書則又碎其書於是學子頓足
而泣亡何酋又網其池魚學子業者業不知畏酋也

既已忿，又閱其網，魚輒大呼曰：「客兵作賊，因裂其網投之。」於是酋大怒，即手縛之，而訴之。酋長曰：「是子竊吾刀也。」酋長信之。既已縛之一夕，明日驛吏入言狀，余怒命從事往讓酋長。酋長惧而詰人安在，則已繫而去之三十里矣。於是追釋之。又二日至江，徐君又大勞其酋長，及羣酋以去。自省抵江，蓋千里而二旬始至。其所經雖少焚劫，然鷄鴨魚蟹門屏廬竈蕭然矣。出瑞金遂益大掠，而余間從輿中問父老。父老輒爲余泣曰：「吾民之苦客兵甚於盜也。夫當事者走千

里召外兵擊賊。豈不至急民哉。及其至。乃不肯發一矢。徒搜金而歸也。歲費帑金數萬。即道塗牛酒。又半之矣。卒乃使其民憂嗟怨嘆。若覩賊焉。嗟乎。後之談客兵者。慎念哉。

九月西征記

粵寇

余以八月二十八日出間。則泰寧報粵賊急。余叩下檄邵延。各郡邑兵夾勦。而身與數騎星馳而西。至延。則賊已殺秦寧簿。又縻其衛使楊。余曰。事迫矣。於是檄歸化兵截其西。邵武兵防其北。將樂兵阻其東。而

謝倅時視事永安，則檄謝督兵截其南，馳至將樂，會顏使君、顏使君、留將樂防賊之東，而余督數百騎徑趨歸化。至白蓮驛，則賊已遁紫雲臺矣。臺去白蓮六十里，歸化永安沙縣各百里，而歸化又賊入汀歸粵之要塗也。余以是夜馳至，檄其邑兵五百、粵兵二百付李丞蘇簿，及豐從事馳之紫雲。兵急不及餐，而余取邑父老米三十石，令健兒數十肩隨之。賊是時已據紫雲數日，延平衛使劉周率其衆與賊戰，賊佯敗衆逐之，賊伏起環戰，遂殺我兵數十人。已乃聞歸化

兵至輒驚走。先是賊過歸化，歸化人善弩，輒射殺數人。賊遂遁。至語人曰：吾遇延平兵臥而戰，遇永安兵坐而戰，遇歸化兵立而戰。蓋懼之也。賊既遁而歸化兵追之，遂遇永安。永安在萬山中，而積穀寮人最悍。是謝倅檄積穀寮兵三百出戰，擒數十賊，獲大旗，追至百里不及而歸。而賊遂夜從上杭歸粵。會上杭兵又追擒之，謝倅馳報余。於是勒回所遺歸化兵，罷豐從事還郡。明日遂發歸化。至白蓮，其丞廣陵人也。老而被創，覩余流涕。余詰其狀，則曰：賊從泰寧來，乃徑

至驛云其鼓而登堂而朱衣者蓋少年美丈夫也是時驛中人惶急走而丞負廩金匿之暗室中少年問丞安在於是羣賊四索曳出之欲鞭之而少年止之曰丞老矣速取金來育女於是驅而之賊中少年獨坐上坐見丞蹠輒以手扶之起曰此官人也遂呼之

今市賊亦如此

官人與之坐而列所掠諸婦于旁諸婦有小兒者輒

使以精兵蹠之故易與耳

自乳其兒其兒啼少年輒啖之果代抱之而諸婦如

對其家人不懼也少年謾言曰公以我爲賊乎我非賊聊與二三兄弟訪故舊此中不免取牛酒爲諸父

老費而何當事者以我爲賊而勒官兵捕我也公不聞泰寧簿與衛使之事乎即口不畏兵然時時遣其從外瞭聞兵至輒錯愕耳語起矣余曰女奚策而歸曰賊旣已解去腰間廩金而丞之子復以十金跽進遂釋丞然初索之暗中時已被三創矣而諸婦之家亦各進金放去余因大息曰嗟乎世言賊難圖者豈不惑者哉夫丞卑官耳而畏不敢縛止利其數金此其志非雄桀可知矣且賊號千人實不滿二百又多老穉其間方初入寇時使有司者僅得中智之士率

健兒善射者數百人，扼其要而伏以待之。可一鼓而擒也。乃張簿以輕進，斃楊帥以貪功縛，劉周以失險潰。此何說哉？余又聞賊之初至泰寧也，泰寧故無城而簿遂率諸健兒出戰，簿亦衣健兒衣，賊不知其簿也。已殺始知其簿，遂駭而走，而楊善之逐賊也，會有部兵獲一賊，殺善奪之，兵譟而散，而賊遂禽善以去。然則楊之罪甚矣！世人覩賊殺簿禽使，以爲桀不可禦，是豈賊桀哉？余還將樂，與顏使君大恠之，而因采綴其事以見賊不足慮，而當思所以禦賊者。嗟乎！是

亦余之罪也夫

二曾夜談記

客兵之害

言客兵之調可謂慘烈矣今盜起而日夜徵客兵客督儲曾君以戊午十二月二十三日至延平分巡顏

丹至而盜又以難愚我不暇而坐視有何益哉

君與余夜觴之而余因問君曰君自天津來則聞諸

相君談南事哉君曰諸相君言不聞其他則聞厭客兵云余曰天津故稱壯兵者亦畏兵乎君曰何畏顧其心驩甚矣蓋有鬻其婦而南者人曰婦而鬻歸安取婦則曰去鬻一婦耳歸尚獲二婦奈何不鬻哉余曰唐太史奉命視江南戎事也何談君曰蓋嘗揖太

史西湖之上矣。則言客兵不宐調宜罷也。曾有客兵過江西之洪路。白曰。櫻市。市人逐之。遂格殺市人數十人。而有司惧亂。至不敢問。則太史之不予客兵。有見哉。有見哉。君旣去。而余因與顏君累嘆。蓋是時閩已往檄湖兵四千。故云。而侍御曾君奉其尊公諱歸泉也。道出延。余與顏君謁慰。而君衰麻悲戚。問之他事。不談。獨談兵。一。至揮涕而問曰。湖兵至未。吾惧閩人之被禍深也。余曰。何曰。余之至玉山也。蓋遇粵兵云。粵兵屯玉山者六日。家掠戶殘。會有嫁其女於人。

者其夕將遣而粵兵聞其有女而遣也。則持刀闢門
昇其女以去。及他闕有少婦輒昇之。而又三之曰塗
問爲誰。則曰兵所攜來粵婦也。有敢言狀者殺。而輿
中人嚶嚶泣。塗之人聞而悲之。不敢問也。而玉山簿
流上言曰。兵再一日。屯此。吾將逸矣。而聞之塗中。血
盈盈滿路。其戎戎若絲而黑者。蓋人髮也。而鷄豕牛
馬皮毛被道矣。余與顏君因太息曰。天乎。天乎。何蒼
生多難至此乎。是日建寧舒君遺余書。慮所以防客
兵者。余爲書以報。其詞曰。曾侍御至。具言粵兵狀可

爲隕涕來札更詳。仁人君子之用情殷矣。嘗謂客兵之禍甚於盜寇。何者。寇之害猶有方也。客兵者無不及之矣。寇之至也。人猶得持挺逐之。客兵者殺人而人不敢怒而訴也。即有訴者。反益之禍矣。今之論者輒云客兵而不知數千里間。父哭其子。夫哭其妻。母哭其女。主哭其僕者。耳不忍聞也。血塗原野。四體毀殘。鷄犬牛馬。戶牖門屏。俄然一空者。目不忍見也。然有聞言客兵之禍。則反勃勃怒其言者。斯何心哉。今已無可奈何。則其策莫急於清野矣。近者檄其城中。

皇明經世編

宗子集
卷之一

卷之二

平露堂

預稅一廬稍遠者徵其三十里之外預稅一廬客兵
訊至則徙其妻孥老穉而避之庶幾其可免乎不然
持刃大呼若羣虎而翼即號令何施也區區之愚敢
再拜以獻二緘書以授使者而因承綴所聞作二曾
夜談記以俟後之談客兵者觀焉時己未正月十四
日也督儲君名于拱號文泉泰和人侍御君名承芳
號龍山泉州人分巡君名嘉會號衡厓長沙人建寧
君名春芳號健菴鄱陽人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三十一

華亭 陳子龍卧子 徐孚遠闇公

編輯

宋徵璧尚木 盛翼進隣汝

李 雯舒章參閱

李吳二公集

序

李攀龍

送大司空朱公新河成還朝序

治河

視古修辭而貫通時事此于勝之文也

先是河塞新集而南流以阻再塞龐家屯而全河北
徙矣運道無所出縣官仰東南粟歲數百萬不得從

皇明經世編

李吳二公集

治河

一

平露堂

漕上蓋中外洶洶焉。是時公方從少冢宰遷大司寇之南都也。先帝輒爲止之。改守今官。屬使治河矣。公至行河。則奏言新河事。而明年新河成。南陽至留城百四十里。入舊河。至境山五十里。而運道復出。江南粟數百萬。更得從漕上。亡何有爲。上言治三河口亡狀者。疑不與公新河也。以爲河所從來。建瓴萬里。并挾百川。湍悍欲暴泄之甚。秦溝一川。兼受數河之任。恐不溢而北。則溢而東耳。是隄一潰。運道沙淤。不廢不止。抵極而反。西南泛沛。與魚臺皆爲壑。無已。

時幸故道滅未久可求。又其處易浚。不如從上原開支河於以分流殺水力。助大河泄洪水。備非常佐舊河。便新河。三難不可爲也。公旣得議以淤之利害。河誠欲暴泄之甚。然使不直境山而北出。將一聽沙淤所爲。卽出自徐州南。而二洪又且生慶忌。今幸出秦溝。適直境山南五里。則是國家於河不治而已得其大。唯是爲務。它可次第舉者。秦溝雖兼受數河之任。猶爲束隘之而益其疾也。河流疾則能自刮除。束隘之則後推前以致于二洪。勢不踰淮放海而不已暴。

泄河患焉。夏秋水猥盛。雖時潰而東北沙淤洊落。泛淺力微。視其自索。抵極而反。亦在新河西隄外。昭陽湖受之以休息。若所謂勿與水爭者。獨河焉爲壑。今所欲開支河。在新集至兩河口。無論漫無河形者。凡二百五十餘里。須創作深廣若干丈。卽有河形如郭貫樓至龍溝。滅未久。稱易浚。又盡沙淤。先臣有言。撮沙如聚米。挑淤如畫脂。河之所舍。寧能淤之。卽求得故道。又何以異。未復之前。而移漁沛之害。還蕭碭也。兩河皆赤子。奈何傷昏墊之懷。地出水上。雖隆之天。

力可從施，誰能築虛倡予和汝而欲自託於水也。無已，則橫隄抵之，使舍曠而就隘，以迫阨其性，不可矣。且安得數十里成隄，舉以置其間。由華而東而入秦溝，而河自道也。以觀水勢，跳出沙土，欲居之久矣。不如因之以合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俾得併力下流，以事秦溝，而增卑倍薄，兼事西隄，重爲魚沛之防。如是，則上不傷，天子昏墊之懷而江南粟常得從新河漕上矣。及上報可，而西隄亦成，是役也。因高爲深，黃流辟之，汙渠交委，而本水

自足其著者在新河。某曰。國家運道業以與河相直矣。河獨非水哉。善用河者。因而利之耳。出秦溝直境山。以致于二洪。踰淮放海。豈一日平而忘東南。秦溝既導。濁河數倍。下流已濶。無復壅理。卽溢而東北。湖休息之。束以長隄。新河自足。是爲不治而已得其大計定焉。而他可次第舉者。因而利之之道也。豈其志焉。匪天作之圖。而必欲復國家二百年之運道業。以與河相直。而倖必爭之利。以嘗不可並行之害。貽非常憂。必不然矣。河入秦溝者什九。而馬家橋西隄。

復成。均之引水出小浮橋而秦溝去橋止三十餘里。運道已便。斯龐家屯所不必開。新河自南陽至留城。道又徑易。漕度可省十日。上介有河形。土不疏惡。勢又可因。爲沙薛兩河力。又可陂澤之。而郊節宣。大臣之於國家。見謂利害。私竊念之。猶曰天作之漕。不然奉詔使行河費不訾。作亡益而無尺寸功。偷得不憚勞任事之名。且爲新河中廢地以徼人主見。謂識微慮遠。備非常者。而苟無後咎。餘責雖踵與大役復故道。何不可者。然而國家大命。利害懸絕。大

臣舉事當爲後法。善乎開新河不盡棄舊河。引安流不若排黃流之爲言乎。所謂善用河者。因而利之之道也。豈嫌固自恃議與衆破壞深論便宜相難極也。苟得其大。彊直自用。安所惜哉。今且入見。上言水之利害。與所以治河狀。報。敬承之績。以贊乂安圖。永賴。勿但曰。先帝式靈之而已。是役也。拊綏貞作。有若都御史姜公。臨飭藝略有若鑒察御史羅公。共濟底平。而與議利害。天子所嘗報可者。乃命某以備論之如此。

送中丞陳公撫填河西序 甘肅巡撫

中丞中河西四郡而立幕府。治張掖焉。東起武威而西出敦煌。玉門關數千里。北邊匈奴。西控諸番。而南制湟中羌。非若它中丞得一意備胡者乎。今年春匈奴出武威度河入寇隴西郡。踰湟水擊諸羌。掠申冲豪二部人畜去。尋復牧西海上。與諸羌爭水草之利。欲俟便擊之。何可久哉。自漢表河曲而列四郡。斷匈奴右臂。令隔絕與羌通路。今湟中羌羈縻內屬。顧又且患苦胡。而至占牧西海上。出入其國旁不去。則諸

幾何以賴我而以爲中丞威重也。日哈密諸番數萬，又稱兵欲窺敦煌酒泉間，假令國家怒而追哈密已事，往正其罪，一旦開關延諸番名王貴人使前受言，則有若匈奴在青海上爲內應，又何以待之。中丞自西曹時，望見虜都城下，扼腕朝廷無禽敵之士，請上大閱六師，不報。余旣已壯之也，屬且督四道守臣，使分護河西，一太僕治外廐之政，得以幕府西制殊域，卽令驅其軍吏，發四郡騎士爲天子揚推亡固存之威，刺土魯番之二禡，哈密者傳首詣北關下而

勒功昆山之巔，豈爲難哉！今天下厭亂，朝廷方減
倭而後朝食，虜又頻年出雲中上谷，公卿議留上郡
朔方八衛兵，使者又出上郡朔間，募它敢戰之士，而
市西北駿馬，郡國二千石各上補邊狀與計對，中丞
卽欲事萬里外，吾恐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
見，事必不從，必且以爲無故勤四郡兵，生釁外國，卽
詔書問中丞甚苦暴露，獨不計令德柔遠，因循舊貫，
與民休息，孰與此也？微中丞誰不樂此者？中丞而得
讓，何以自解也？然則陳子公之功，沒齒不可復見矣。

優游河曲。終更亟還。而取卿相。不已足以復給事中
之跡哉。它中丞得一意備匈奴。何如中丞今得以羗備
匈奴也。匈奴欲與羗合者。非一世矣。其計常幸中國
之急。先赴以堅其約。然今觀望卑禾海上。不卽爲寇
者。則猶私心不能忘。恐中丞兵至而諸羗背之也。中
丞誠以爲羗小夷。卽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
禁者。釋而不問。問與匈奴解仇結約者。再以此擁護
大豪。使卒歸義。我勿輕治兵湟中。使匈奴得施德於
羗。而羗得以負匈奴之助。然後以金符之利制其命。

而虛其外廩豈不並制羗虜之道也羗十三種故皆有
大豪保南山湟中視城郭國久矣豈其不度而損
所恃以生之利於中國以託於自疑不堅之匈奴棄
妻子於他種中以與中丞爲難必不然矣夷狄所以
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一耳若謂卑
禾海上安得有匈奴今安得從枕席上度虜也則以
責之四郡不築遮虜障者徒令障候長吏多出卒若
取庸獵獸以皮毛爲旃罽日操量課祀采山理石爲
觥自罷其力而爲實効何益哉匈奴雖在西海上羗

能間得其降者。時時以謀來受事。中丞斥所欲至。伏所必入。使虜以謀洩自失。而與國爲累。則羗爲之障矣。此謂以羗備匈奴者也。

新設寧武兵備道題名記

寧武兵備

山西三關。先是蓋止雁門一兵。備岢嵐兵備實協理之。其於防秋。尋加守冀寧二道。嘉靖三十三年。復以清軍屯田驛傳。若守廵冀南河東諸道。迭出而分區監督焉。三十七年。改雁門爲雁平。岢嵐爲偏寧。其五道監督如故。明年仍以偏寧爲岢嵐。兵備以偏老岢。

嵐河曲三守備西路叅將老營遊擊地方兵馬屬之
雁平兵備仍駐代州以廣武北樓平刑三守備東路
北樓太原叅將地方兵馬屬之其八角利民神池寧
武四守備中路叅將地方兵馬則以設今道云從御
史楊公美益之請也惟是三關與大同相爲表裏右
衛水口等處直虜南窺朔應諸州之道其於要害視
三關有輔車之義卽虜一道出沒我得以所直道兵
馬蹙距踵襲而自相爲應何慮不及三關延袤乃至
八百餘里而虜得以探疏數爲堅瑕端薄厚爲虛實時

分時合。雖漢兵如雷。風安能八百里趣利也。惟是席
國家廣大。守在大同云爾。時則雁門一道。崞嵐一道。
協理之足矣。然猶恃藩籬以撤閭閻。不知中疆者外。
盜固之爲謀深也。亡何以二道爲不足。加之守巡冀。
寧二道爲四道。復以四道爲不足。加之清軍屯田驛。
傳并冀南河東諸道爲七道。三關化八百里而七道。
以臨之。卽有五叅將一遊擊十一守備。亦惟雁門崞。
嵐二道相信而服習。五道者非常所屬。乃竟不相爲。
用。十羊九豕。猶之愈數而愈疏。清軍屯田驛傳曠所。

司存冀南河東棄所分署是盡山西而事三關委境內而動一圉猶之愈實而愈虛不知疏數以形明虛實以制槩也注雁門以雁平注崑崙以偏寧似矣不

知十一守備分地如石畫相交尺寸獨以八守備隸

偏頭西即寧武也

偏寧一道亡論石隰諸州防河之役行兼坐累有妨

簡書卽虜一出套便涉其境而亭障積阻烽火優游

已難爲率又況仍以五道便宜掣肘糜費無益豈所

謂明形而槩制乎時已權生變已常存寧武之介於

雁門崑崙之間亦猶雁門崑崙之左右於寧武彊塲

之政。雖力有餘。不備非其域。雖勢有餘。不守非其約。非其域。不闢出微功。非其約。不聲援爲德。辟耳目之於視聽。不相假借。然後可以著官知之良。而稱同心。亦使朝廷得以責所不備。以其所備。按所不守。以其所守。捷無倖賞。挫無佚罰。三關猶一體也。省冀寧若清軍者七道。而爲三以重司存。養內治。境內不疲於奔命。三分其八百里而勞逸均。各可以朝檄而暮集。而齊一其指使。凡五決策以設寧武道而議始成。如此豈偏見一時之利害。不忝邇大計始終者。右衛水。

口爲虜必窺之道。卽中路叅將直之。與大同兩掖犄角相逐。街尾相隨。厚集其氣。是顧是限者。非寧武乎。與偏頭雁門翼擊而夾攻。爲常山蛇勢者。非寧武乎。明形槩制。以回視聽。新旗鼓。出繕入計。爲邇長老貽數百年之利身。自作始者。非寧武乎。形不自勝。制不自舉。沈公所謂大人哉。首至者未幾論罷。繼至者尋以遷行。沈公明形槩制三年於此矣。乃少司馬萬公某獨以少方伯奏留之。豈不曰分地不量形。與無地同量形不善制。與無形同善制。不得人與無制同得。

人不久任，與無人同。是二公者，先後奏請，蓋相足焉。可謂同心謀國重。惟沈公之賢，適與設會也。因其列之，使後之君子，得以觀寧武道所繇立者，蓋以其人如此云。

吳明卿集

書

吳國倫

報唐雷州書

流寇

奉手書，知感垂念。至爲籌畫保障，憫恤瘡痍，卽隣國之民，拜賜厚矣。境內自李賊創後，纔兩月安枕而歸。

黨繼至，息肩又未有期，以愚意計之，許黨之可慮數

倍于李，而其可招亦數倍于李。蓋李黨多烏合，無專

此易破而難撫。

主，故率反覆，不易撫。然畏兵甚也，兵聚則遁矣。許黨

勢衆而約之甚嚴，謀深而發之不易，頗不畏兵，蓋海

此難破而易撫，誠難論。

上一勁敵也。至以信義動之，以禍福諭之，則亦知感

也。

畏而不輕反覆，若誘之使撫，必不可得也。前次經撫

而安插未妥，其躡而出也，亦勢所必至。其失不專在

彼。今公欲撫之，出數千死命，弭一方禍机，僕雖無能

尚當執鞭借箸，以待驅策，但信義先植，諭慰簡嚴，間

謀深密。其机俱在我。廼賞功之典。散衆之方。安插之地。其机皆制于上。而不得便宜。其云事不遙制者。亦未敢深恃也。惟公身任天下之重。志誼素孚於人。則非僕比。僕之所難。皆公之所易也。幸力行之。諸當惟命。又聞黑叅戎受督府方略。遠來招撫。已到數日。未覩所施。且黑卽高郡人。入境舉事。竟無一字相關白。意恐吾輩分其功耳。故僕草檄行海。亦止諭令靜聽。軍門處分。不敢專持其議。而許之回稟。亦云不敢深信。將官不知黑竟何狀。姑俟之。

與馬叅將書

嶺西水寇

七子

惟元美多有

用之

文子相在

閩諸書

讀記

載

大率

嶺西濱海地方

兵多不習水戰

賊船未泊時宜

俱佳

于辨明即僅存一二

千與公實茂察則絕無可

先行

清野之法使賊登岸

一無所掠而勢又不放離

存者

總之自成爲一代文人不必強以所望求之也

船太遠我兵大營與賊艘相望可一二十里時出小

隊挑戰彼即退遁無疑不通則我兵以靜制動必勝

亦無疑若賊以小艇載數人以餌我而我兵貪之未

有不墮其計者然此特可爲邀擊計擇地方一時之

患耳至欲取全勝樹大功必非巨艦水戰不可水戰

無具雖有萬衆無能爲鄙人上狀軍府請發巨艦業

皇朝經世編

李吳二公集

卷之一

主

平露掌

已數月、竟無隻櫓西來、祇爲畫餅奈何、頃見麾下爲
山海增兵之議、具悉忠謀、又聞久負韜略、此來必爲
嶺西福、鄙人前所陳、得無以爲書生之談乎、同心共
濟、適在此時、不敢不罄其愚耳、